

## 曾经无话不说,后来只剩算了

# 我只是,不擅长说爱你



醒悟,抱着娜静不断说着“我爱你”,两人也终于和好。

因为是一部电视剧,好心的编剧可以让角色哭着说出“如果以前……就好了”这样的话,甚至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大结局。

但现实里,却从来没有重新来过的假设。

很多时候,我们无形中在自己周边设置了一道屏障,给它命名为「不擅长」。

在隔绝脆弱的同时,却也将那些真正重要的人,挡在了自己的世界之外。

让他们感觉不到“参与感”、“被爱着”、“被想念”、“被需要”。

最后,彼此渐行渐远。有天睡不着刷朋友圈,看到有人分享了《步履不停》中的一段话:

“我眼看着父母年华老去,我却什么都没有做。我只能不知所措地远远看着同样不知所措的父母。双亲会老,是无可奈何的事情;会死,多半也是无可奈何的。但是,没能与他们的衰老或死亡发生一点联系这件事,对我来说如鲠在喉。”

看到这段话那一瞬间,我猝不及防地开始哽咽。害怕、悔恨,伴随着无力感一同袭来。

在匆忙疲惫的生活里,好像大家都拼命憋着一股劲:“我没事,我还好,我还能坚持。”

这些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,让我们尽可能维持成年人的体面。

而一旦哪天,如果说“我好累、我有事、我爱你”这样的话,那堵费力维持的内心的高墙,似乎便会瞬间土崩瓦解。

但那一瞬间,我突然意识到,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,我从来没尝试去和那些重要的人发生「爱的联系」——

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。

相较于悄无声息的失去和余生漫长的悔恨,向爱的人表达心意、和重要的人分享脆弱,好像也没那么难了。

之前知乎上有人提供了一个说出爱的方法,我觉得很好,把它记在了备忘录里:

“如果你有了孩子,从孩子出生每天睡前,上学前,出门前对孩子说我爱你,到后面成为一种习惯之后,说爱你也不会变得很困难,而会变成一种习惯。”

所以,就像习惯吃饭喝水,习惯关灯睡觉,习惯所有那些生而为人基本技能。

从现在开始,我也想试着,让身体的每一个细胞,都习惯毫不犹豫地说出那句——

“我爱你。”  
对不起  
让你等了这么久

在我过完了毕业后的第一个中秋。

那天晚上,我一个人刷着微博的时候,接到了外婆的电话。

她絮絮叨叨地说,自己现在正在我高中校门口,站在当年每天晚上等我下晚自习的位置上,给我打这个电话。

没想到我高中毕业将近5年,外婆竟然都还记得。

那通电话里,老太太始终乐呵呵地问长问短,我也一直笑嘻嘻地说我一切挺好的。

只是挂断电话后,我就没忍住眼泪。

一句“我好爱你呀外婆”就挂在嘴边。

但还是没有说出口。其实我最近经常会想起,外婆给我打电话那个场景。

一个瘦弱的老太太,站在大西北夜晚十几度的冷风里,回忆起好几年前的情景,然后颤颤巍巍地,给远在他乡的外孙每每想到这里,就会有泪目。

刚好有天听歌的时候,在网易云评论中看到有条热评说:

夏目漱石曾在教学中表示,在东方,“I Love You”会被翻译为“今晚月色真美”,来彰显含蓄。

看到这句话时共鸣感还挺强,也因为这种“东方的含蓄”,感到有种莫名的安慰。

再往下翻,发现在对这个解释的一片欣赏中,下面紧跟着的评论显得异常扎眼:

“如果是我,我只会觉得他不是不愿意说我爱你罢了。”

这句话就像一根刺,让我一瞬间有点窒息。

因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,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那些“朦胧”的,甚至从未表达出来过的情感。

就像是我没和外婆说出口的那句“我爱你”——

不说出口,外婆一定就不会知道吧。

外婆当然不会怪我,但我挺责怪自己,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“我爱你”那句话。

如果说出口,至少在那个中秋没能陪伴着的夜晚,应该也能让她心里暖一些吧。

可我没有说。

仔细想想这些年,自己在感情上,好像真的越来越“沉默”。

爸妈每次打电话过来的第一句,是“你怎么这么久不给我打电话”;“找工作”这种爸妈眼中的大事,也都是过去很久后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;

很多时候,也想说句“我爱你们”、“我想你们了”。

一张嘴却是“早点休息吧”。

我甚至常常笃定地安慰自己:这样亲密的家人,是不需要花心思去维护的,他们都懂。

遇见彼此有好感的人,也会因为不那么擅长表达那份喜欢,而错失了很多本可以“在一起”的机会。

转念便又安慰自己,也许只是因为还没遇到那个真正的“命中注定”吧。

直到后来,我和一个很好的朋友聊天。

她不经意说到自己去年动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,良性肿瘤。

她倒是一脸云淡风轻的样子,可我却一时如五雷轰顶。

我有些生气地问她,为什么从未告诉我。

她犹豫了一会,回道:

“我其实不太确定,对你而言,我算是你很好的朋友吗?你好像从来没跟我讲过,所以我一直都有点怀疑。那会就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”

那天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:

就因为不擅长表达感情,我差点弄丢了这个重要的朋友。

在看韩剧《请回答1994》的时候,一度特别羡慕娜静和垃圾的爱情。

他们是一对特别的恋人。双方两家的父母是世交,他们从小就一起玩闹,一起生活。二十几年如亲人般相互依赖的感情,也最终修炼成特别的爱情。

但在剧情后半段,娜静难过地和垃圾吐露心声:

“我们很特别。但这份特别在时间面前、在生活面前,变得越来越普通……

我们连「我爱你」那句常见而平凡的话都没能说出,就毫不特别地分手了。”

再去回看他们之间的种种:

垃圾骨折,对娜静说“我没事,没受伤”;就连自己母亲去世,垃圾在殡仪馆仍故作坚强,没有告诉异地的娜静。

在这段感情里,垃圾一直试图将娜静护在身后,而选择自己一个人去“舔舐”伤口。

他一直在讲“我没事”“我很好”,但是却从来不敢说出那句“我爱你”。

两人分手后,第一次在咖啡店重逢。娜静流着泪,感叹说:

“如果那时候,我们累了就说累了,痛了就说痛了,那样就好了。”

我也没忍住落了泪。电视剧的最后,垃圾终于

01.

昨天处理完工作的事情已经是凌晨两点半,抬起头活动活动有点僵硬的脖子,拿着手机起身到窗边吹风。

随手点进朋友圈,猝不及防被渲染了一身伤情。

阿九发了一条动态,时间显示一分钟前,内容是:

刚刚定下去日本的机票,一个人,心里有点空落落的,因为我

觉得,应该可以是两个人的。

想起《春光乍泄》里那句台词:

我突然想起何宝荣,我觉得好难过,我始终认为,站在这儿的,应该是两个人。

曾经无话不说,后来只剩算了,那些说好要两个人去实现的梦想,怎么悄无声息地,就散在时光的风里了。

怎么曾经分享过那么多事无巨细的人,后来连街上碰到面,都要低头假装玩手机匆匆路过呢。

人是感性的动物,越不说话,就越没话说。

也许从那次,我没问,你也没解释,今天的一切早都已经埋下伏笔了吧。

离开这张车票,是由无数枚叫失望的硬币拼凑出来的,决定转身之前,我是真的在冷风里站了很久,也等了很久很久啊。

每一次敷衍,就让我咽回去一句心里话,每一次漠然,就堵塞一次我想对你倾诉的欲望。

像一小捧一小捧的沙子不断覆盖,最后就把一段关系活埋了。

02.

去年年末,我去了趟厦门,又坐一小会儿的船,到了鼓浪屿。

末班船,上岸已经是晚上十点多,民宿的位置比较靠内,越走越安静,海鲜饭馆和堆积着各种吃食日用品的杂货店亮着灯,不算宽的巷子里还随意摆放着一些马扎和凳子,喧嚣后的安静,更显安静。

突然听到一声小小的惊呼,从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岔路口传来,快走几步探头一看,一个女生蹲在路灯下,笑眯眯地逗着一只大橘猫。

她旁边还站着一个男生,微微歪着头,温柔地看着女孩儿和猫。

女生说:“你抬头看,那边屋顶上有好几只猫在排排趴~”,男生兴致满满地回答:“怪不得你一直说着想来鼓浪屿,真的有这么多猫啊,一点都不怕生,跟你一样可爱!”

甜粉超标,笑着走开。

遇到的人越多,就越觉得,能找一个愿意听你说话,也愿意陪你说话的人,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。

这样一个人的存在,就像一束光,让你总能深深地感受到,你被这世界善待着,你被一个人温柔地爱着。

想起《经过》里的歌词:若我爱你的方式,已不同开始,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,看一看原来它的样子。

感情要出现裂缝的时候,你们其实是能感受得到的,这个时候不妨想一想从前分享过的那些小确幸。

买的杂粮煎饼里摊的是一个双黄蛋,下班路上一只猫从身边路过还懒懒地蹭了几下,还有睡觉的时候,做了一个怪力乱神的梦,哦,还有,天上那朵云,像极了一只小熊,小熊像极了你,我可能是太想你了,所以看云都像你,听风都是你。

其实啊,树叶不是一天就枯黄的,人心也不是一天就变凉的,如果可以,别只是路过一场,予我空欢喜。

从前无话不说,如今默契依旧,才是大家期待的事情啊。

03.

太宰治在《人间失格》里写:若能避开猛烈的欢乐,自然也不会有很大的悲伤来访。

诚然,不对任何一个人,任何一段关系抱有过高的期待,从理论上来说的确是一个行得通的路子,但从实际上来说行不通。

我们都是凡人,习惯成自然,一点小欢喜也容易放大成凭空的期待,最后反噬回来翻倍的失望。

想少吃一点感情的苦头,那就多一点沟通,别在固执的沉默里任凭两个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宽,最后拼尽全力伸长了手指也再触不到对方。

没有一份离开是突如其来的,但这也同样意味着,早一点把拥抱给到,多一点长情陪伴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
面包掉了,那就算了,但还在手里的时候,好好攥着,别轻易让它掉了。

把爱和默契放到一日三餐里,放到每一次分享和倾诉里,也放到每一次的耳鬓厮磨里。

愿如今你们身侧枕畔的人,就是那个能陪你携手白头的人,更愿你们永不必受感情的委屈,不必感受失望的苦楚。

